

智慧与学会关心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人一生中需要的东西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学习各种知识, 其中比较关键的是学会学习, 即发展自己的元学习能力; 另一类是学习做人。做人需要智慧, 即理性智慧、德性智慧, 而不仅是知性智慧。学习做人, 最重要的是学会关心。

关键词: 智慧; 元学习; 学会关心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15) 02-0052-03

On Wisdom and Learning to Care

ZHANG Chu-t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What a human being needs can, in principle,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the one is obtaining various kinds of knowledge, among which a rather critical one is learning how to learn, i. e. developing one's own meta-ability in learning. The other is learning how to conduct oneself. One needs wisdom to conduct oneself, i. e., rational wisdom, moral wisdom. Intelligent wisdom only is not enough. Learning how to conduct oneself is, above all, learning to care.

Key words: wisdom; yuan learning; learn to care about

尽管在人的一生中我们想要的东西无穷之多, 但就大类而言, 一类是学习各种知识, 另一类即学会做人。细分起来, 就多了。知识面究竟要有多宽,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越宽越好”, 可是针对具体的人而言, 就不是这样了。没有一定深度的宽是没有意义的, 而要想深, 所之深者便有限, 只有在有限的几个方面深下去的同时, 尽可能拉宽知识面。这必定是因人而异的, 有的人能在一两个领域深下去就差不多了, 有的人能在较多的领域里深下去。

何种情况下为深呢? 这个标准可能不会是唯一的标准之一可以是, 若能在某领域有专门论著, 应当可以算比较深了, 算是走到门里面去了。我本人已在八个领域里有著作, 它们是数学、教

育学、心理学、高等教育学、哲学、文学、管理学、体育学。细分起来当然更多一些。有这么多, 与我兴趣较广有关, 而非事先有什么计划去刻意追求的, 当然与我较长时间在不同领域思考有关。任何著作都与较多较长时间的经历和思考有关。我想的问题多, 著作也就多一些, 写的论文也多一些。就论文而言, 范围就更广了。

我所说的文学, 不是指写过小说、戏剧等, 中学时写过短篇小说, 当时不可能去发表或出版, 手稿也早就丢失了。我所言之文学是指诗歌, 这很偶然, 不知为何, 从2013年底起开始写诗, 不到两年的时间, 已写出七本诗集, 都出版了。还会不会写, 没有把握了。诗是流淌出来的, 情感流淌起来了, 诗就可能出来。唯一的必然就是我

喜欢想象并且热爱我们的汉语言文字，这才导致了诗的产生。或许未来还会写一点，却也难以预料。

学习知识，也学习写作，学会创作，还有学会学习，即发展自己的元学习能力。

元学习能力，可能是处在学习知识与学会做人的交界处的。现在专门来论及学做人的事。我很看重做人，也在这一点上努力学习，这种学习被称为修炼更恰当。有人成了神仙，修炼成仙了。我没有这样的目标，但我有一直修炼下去的打算，且不会因为长时间地一直修行而有任何懈怠或停顿。

怎样才算做得像个人了，何时能做得像个人了，这好像是不存在标准答案的问题。这就可能与“人是什么”的问题没有极终答案相关，与人的神秘有关。这样，就唯有用一生的虔诚去努力吧，努力不枉为人，不枉对了父母和先祖。

我先后做了30年校长，在做校长期间，我一直不忘做人，而且更注意做人。往往因为某个岗位的某种特殊性，人变得不像人（叫做异化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我感受得到，我决不是停留在防止异化的档次上的，我要求于自己的，是更好地做人。勿宁说，在做人上也要有智慧，在特定的情形下更需要有智慧，这是我所说过的理性智慧、德性智慧，而不只是知性智慧了。

在任职于湖南师范大学时，我曾对管干部的组织部工作人员说，考察干部，一看上完厕所之后是否自己冲水，二看跟人谈话时是否起高腔、官腔，三看回家时对老婆或老公好不好。

他们回答说：“张校长，这不好考察啊，谁跟着看他上完厕所后自己冲水没有，他是否起高腔，对老婆老公如何也不好及时在现场看到啊。”我用长沙话回应道，也开玩笑地说：“你们发宝气呀，这只是建议你们在考察时注意在最基本的做人方面表现如何，做人都做不好，当什么干部啊？”

我做校长时，对自己也如此。做人都做得不怎么样，能做好校长吗？一任校长下来，不仅要问自己做了些什么事，而且要问自己：在这种岗位上更注意做人了吗？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也能特别关注自我修养，在事业有成时，不仅保有了一个真人，而且变为一个更充实、更善做人的人了，这才值得。

我也类似地建议如何看学生干部。比如说一

个寝室里6个同学，第一，看谁扫地最多；第二，看谁去水房打开水最多；第三，看谁的学习成绩比较好，最不跟其他同学吵架。在我看来，学生期间，最重要的是好好读书，由此再及其他。

这个“其他”之中，最重要的是学会关心。在集体宿舍里，勤打扫，勤打水，就是关心其他同学的实际表现。如果自己学习成绩也不错，还可通过一起讨论的方式，尽可能帮助他人。当然，自己拥有得越多，越有条件去帮助别人。

关心民族，关心社会，达到这种高度并不容易。我感到可能是从关心父母，关心兄弟姐妹开始的；从关心家乡，关心父老乡亲开始的；从关心身边的人与事开始的，甚至是从关心路边的小草、关心树上的小鸟、关心溪流和小山开始的。

爱国一语的分量有多重？你知道你的国家怎样吗？知道她有哪些可爱吗？你又有什可以拿去爱吗？你又有什可以拿去奉献她的吗？你的这种爱还需要深沉一些吗？还需要怎样锤炼和从哪些方面去锤炼吗？

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学生工作会议上，我跟学工处处长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问：“你知道有‘学会关心’的口号吗？”

答：“知道”。

再问：“你在学吗？”

答：“在学啊。”

问：“你打算学多久？”

答：“一直学。”

问：“没有毕业的时候吗？”

不见回答了。

再问：“你将怎样去学会关心？”

亦不见答。

还问：“如果你关心那个人，那个人不买你的账怎么办？”

此后不再有答，我也就接着问了一些：那身边的小鸟、小草也要去关心吗？那小河、山丘也要关心吗？还有那蓝天白云也需要去关心吗？还有那远古的回声也需要关心吗？还需要把关心投向未来吗？关心的对象有个边界吗？

真的做到善于关心自己的民族、自己先祖留下的文化、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谈何容易！说来也简单，只需要有各种智慧就够了，尤其是道德智慧。

把自己的命运与自己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走向道德智慧的过程。从我自己的实

际感悟来看,这并不是一件想要做到就立即能做到的事,否则,用“智慧”这个字眼或许是太大了。自觉到自己必须与自己的民族同在,也是我所经历过且继续在经历着的,修炼着的,自我关切着的。

在我刚刚有记忆的时候,母亲对我说,她在一次逃难中,一边夹着一个包,一边抱着我。日本鬼子一枪从后面打来,打掉了一边。待她逃到了一个稍稍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一看,打掉的原来是那个包。就这样,我在日本人的枪弹下幸存下来。

我的母亲在对我这样叙述的时候,几乎是自言自语的,完全没有对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意思。可是,她简短的叙说,为我留下了永远的记忆。母亲离世,今日恰好是60周年了,但她的慈爱,她的关爱,她当年自言自语的诉说,永存于我心间。

我曾作为知识分子之一而两次被送到湘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次去湘南,两次去平江时丰农场,还多次去工厂。不去说派我们去的人出于什么目的,但客观上给了我许多体认,许多感悟。我从中获得的,最重要的,又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与自己的民族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

如此频繁地下场下乡,在我的同龄知识分子中,不知是何原因,我可能在最多之列,花去的时间之多亦可想而知。但好像对我能拥有较为丰富的知识不仅无碍,而且有益,甚至也没有对我大量阅读产生什么不利影响。每次下场下乡,我都把书带上有空就读,并且还只能是悄悄地带,悄悄地读。说起来,今天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置信,但这是史实。

或许,我被认为是特别需要改造的。然而,不管怎样,就我的整个心路历程而言,我无怨无悔。

在这么多次的上山下乡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两次去湘西。在那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贫穷,知道了什么叫文化落后,知道了何以为苦,何以为难。我于1969年和1975年先后两次去湘西,第一次去时,距离那个以“打土豪、分田地”而进行的战争结束正好20年,而我在古丈、泸溪所看到的贫穷,令人惊讶不已。“一贫如洗”是文学修辞,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修辞还不够有效。我看到一家的财产就是茅草屋里由稻草垫成的床。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在流泪。

看到了这些,经历了这些,我永远也不会再有苦的感受了,也永远不会怕吃苦了。尽管我的位置让我难以为我的同胞摆脱贫困做多少事,但我会尽力修炼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智慧,以服务于我的同胞,我的民族,我的中国。

我曾去一所小学听过课,当我听老师对学生说“零度是没有温度”、“月亮上没有温度”的时候,我的心是冰凉的;让我难以释怀的是,那些天真的小孩竟接受着这样的教育。这跟物质生活上的贫穷相比,或许更令人忧心。

在谈到关于“学会关心”的那个故事,深知我们曾经是一个口号的国家。后来,有了改变,提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停留于口号太妨碍我们发展了,也太妨碍我们变得更为智慧。说穿了,许多时候口号常常是一阵风,刮过去了连灰砂都不见多少。既不思考这口号究竟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接着口号之后的千百个行动。

我就“学会关心”的问题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中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54个问题。我想,这就可以深入一步了,用我的行动证明:不再停留于口号了。我还用更多的行动在实践学会关心,直到现在,我还继续学着,并由此走向更高的道德智慧。

通过我母亲讲述的故事,通过在湘西经历的故事,不仅使我永远和自己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而且也在进一步说明,苦难亦与智慧有关。

现在我们的社会大大进步了,苦难也大大减少了。难道智慧也会因此而减少吗?但我想,只要把“苦难”二字换成“困难”二字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在不可能不再遇到的困难中变得更加智慧。那甚至可以叫做幸福的苦难。

在学会学习的各个方面中,学会思维,学会更有效地思维,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俗称学会动脑,都动脑,就还看谁更会动脑。有人说,动脑动得多的人不会长寿,撇开此说的科学性不谈,转而说如果不动脑能长寿的话,那种长寿有意义吗?上天给人最珍贵的就是这副脑,不充分动起来,对得起上天吗?

真善美把人间的一切似乎都概括进去了,我们讨论智慧问题时,如果都涉及了,想必就比较充分。动脑的问题主要涉及者乃真,求真探真。对真善美的探求,都是需要用脑的,都有大学问,都需花大功夫。用脑也就这几方面了。

(下转第72页)